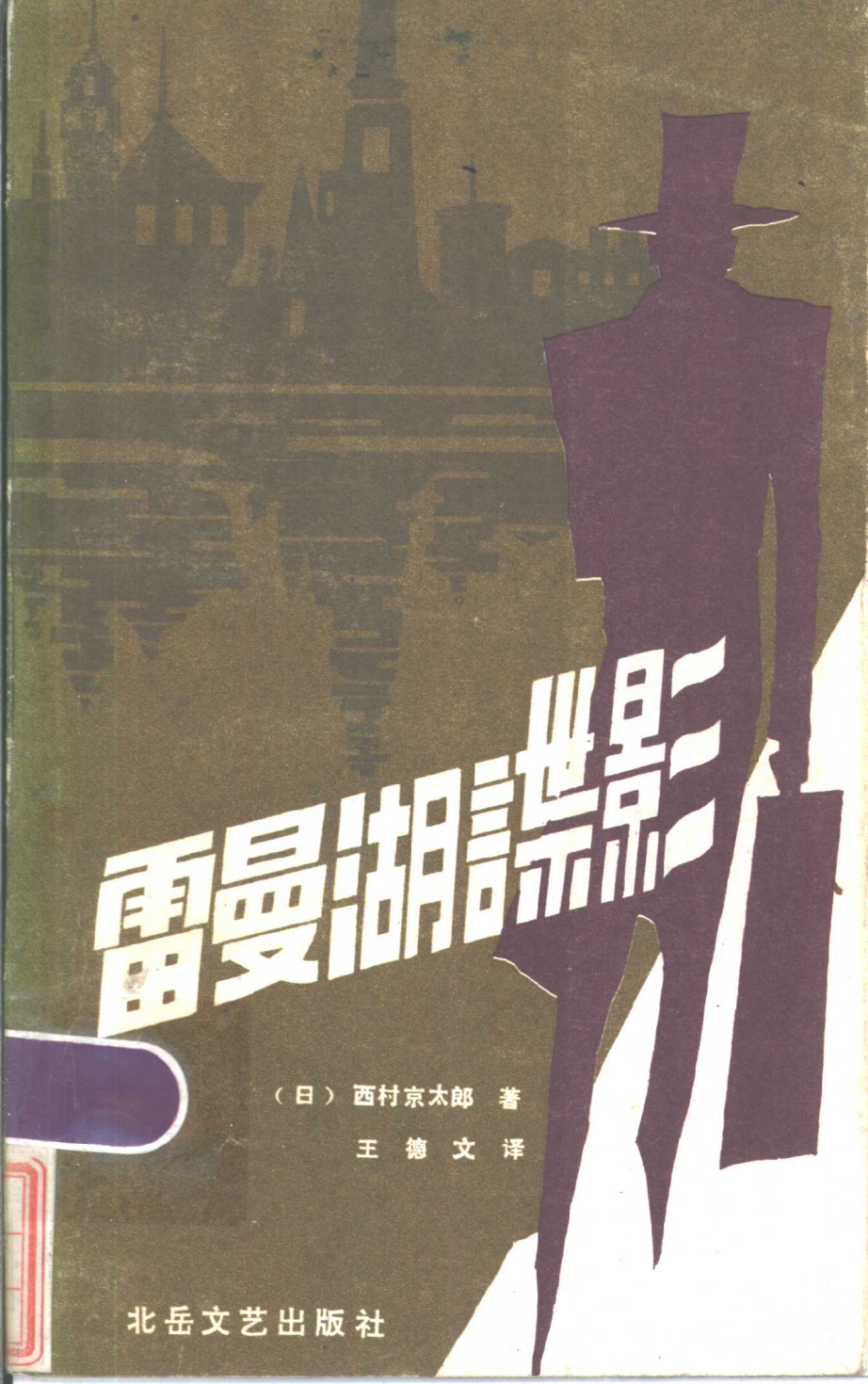




雷曼湖謀影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王 德 文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影煤湖曼雷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王 德 文 译



雷曼湖谍影

(日) 西村京太郎 著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临汾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0.5 字数: 153 千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临汾第1次印刷

印数: 1—19000册

*

书号: 10397·32 定价: 1.46 元

内 容 提 要

第二次大战后期，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太平洋和远东两个战场上同时遭到惨重失败。为了维持战争的进行，日本海军情报机关秘密派遣海军中佐关谷直人以日本驻瑞士大使馆武官的身份，潜入瑞士购买急需战略物资水银。从而引起了英国、德国和苏联情报机关的密切关注。并由此导致了一场极其秘密、惊心动魄的多角情报战。

故事从关谷到达瑞士的第一天汽车被炸，购买水银的黄金被盗而展开，以关谷追寻黄金并侦察化名为D的美国情报机关要人为主线，以关谷为挽救日本彻底失败的命运而幻想同美国媾和最后竟惨遭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杀害为结局，情节波澜起伏，悬念层出不穷，人物刻画极为深刻细腻。该作兼具文艺小说、历史小说、间谍小说及推理小说的特点。

ABC 76/1003

序 章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星期天。

从昨天半夜开始下的大雪，直到今天中午才停止。将近十五公分厚的积雪，把东京的街道染得一片洁白。对于已是三月份的日本来说，这场雪显得额外珍贵。

座落在霞关的海军省的红砖建筑物也披上了一层瑞雪。一直陷入沉思的关谷直人，步履蹒跚地踏着积雪，不知不觉来到了海军省门前。当他正要跨进大门时，突然被守门的卫兵拦住了。

“干什么的？”

关谷瞪了卫兵一眼，正要发怒，猛想起今天自己没穿军装。在便服几乎已经消失于街头的时代，卫兵盘问是理所当然的。关谷只好苦笑了一

下，说道：

“我是海军中佐关谷直人，遵照命令前来报道。”

关谷申诉着，似乎也为了掩盖刚才自己的难堪。同时从上衣口袋里取出命令书给卫兵看，卫兵于是立即挺直了身体，高声说道：

“辛苦了！”

卫兵的措词很生硬。关谷想，他可能是刚到军队不久，当然总不致于连打仗都不会吧。想到这里，关谷微笑着看了看卫兵那还带有稚气的脸，就大步跨入了门内。

关谷是昨天收到军令部总长的命令书的。在命令书上明确地写着：

“三月十九日下午三时，穿便服到军令部报到。”

究竟是什么呢？关谷曾经反复地猜测过。两周前，当关谷从前线刚回来时，曾和联合舰队司令部的一些有名望的人发生过争执，也许是为了这件事吧。至于还要求穿便服来的原因，就更是百思不解了。

关谷来到了海军省大楼昏暗的走廊下，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一种阴郁的气氛笼罩着这座

古老的建筑。一月三十一日，美国海军两个师团的兵力从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岛登陆，二月二十五日全岛陷落。结果敌方一举把战线推进了三二六英里，直逼日本国本土。也许这就是阴郁气氛的来源吧。而且也仅仅在此时，关谷才痛感到这种气氛的袭击。当他还在前线与敌人鏖战，从而使敌人处于失利时，却正是他们对战局感到乐观的时候。

关谷来到二层的军令部，海军军令部相当于陆军的参谋本部，是海军的统帅机关。军令部总长，由海军大臣岛田凡太郎大将兼任。

关谷轻轻地叩了一下总长室的门。

“请进！”关谷听到了简短的回答。

关谷以紧张的心情推开了门。在宽阔的室内墙壁上，挂着巨幅世界地图。正在与一位高个子副官看着地图的军令部总长岛田，听到关谷的申报后，慢慢地回过头来，微笑着说：

“啊，请坐。”随即拿过一把椅子，“吵架的事我昨天才听说。”

“不是吵架，”关谷认真地订正着。“我只不过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好让那些从来没有去过前线的司令部老爷们了解一下拼死战斗的兵士

们的真正情形。”

“难道没有说过什么尖刻的话吗？”

“讲的都是真实情况。由于敌人有了雷达，才使我方的损失急剧增加，因而尽早地使我们的舰队也装备上雷达，就显得十分必要。否则，以后的海战是很难取胜的。可是对于这一点，司令部只是认为这是过份地夸大电波兵器的威力……，其实这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你是不是说过什么万里长城、金字塔、大和战舰等都是无用的废物的话？”

“由于激动我是说过这些话，但我并不认为这是错的。我在南海已整整地战斗了三年，它使我认识到决定海战胜负的关键，并不在于战舰的主炮，而在于拥有自己的飞机和电波兵器。没有制空权，大和舰的四十六公分主炮再强也是毫无用处的。但是象这样简单的道理……”

“请你等一下，”岛田苦笑着，打断了关谷的话。“要知道司令部的人也很辛苦，把所有的战舰都装备上雷达，谁都认为很好，但是在目前这是不可能的，当然飞机也是一样……”

“可是如果再这样下去，我方的损失还会增加。”

“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

岛田用深沉的眼光看了看关谷：“所以我尊重你的意见，准备进行更艰苦的努力。”

“谢谢您！”

“现在的问题是对你如何处置，有的人认为你的话正确，也有的人认为你的言论过于粗暴，因此要求给你处分。”

“我随时准备接受处分。”

“甚至还有人一再要求关你短期禁闭。但在这种非常时期，让你这样有才干的人什么事都不干却是一个大损失。为此，另有一件工作想让你去做，但不是原来舰队的勤务。”

“……”

“想让你去一个地方，你能去吗？”

“当然，十分高兴。”关谷答道。“不论是去南方还是北方，只要是您的命令，我都无条件地服从。”

“既不是南方也不是北方，”总长笑着说。

“那——？”

“让你去的地方是瑞士！”

刹那间关谷呆住了。因为他听到的是远远超出他所想象的地方。

“这也是内阁的命令。”

岛田一边慢慢地说着，一边取出香烟，同时也递给了关谷一支。

“你知道水银吗？”

“如果您指的是温度计里面的，那谁都知道……”

“除此之外水银可用于物理学、化学和机械制造方面，同时也是制造火药不可缺少的原料，并且在医药方面……可是水银在我国只是北海道才有，而且产量极少，就是在南方的占领地也买不到。战前决定从墨西哥大量进口，但现在由于美国的阻挠而告失败。”

“……”

“现在要把水银弄到手，只有从中立国购入。”

“所以要到瑞士去？”

“是的。”

“可是我拒绝去……”关谷愤愤地说。“我是光荣的帝国海军军人，活到今天不是为了去当商人的！”

“请不要误解，”岛田用严厉的目光盯着关谷。“我并没说让你去当商人，恰恰相反，这件

事是帝国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它的意义比击沉一艘敌舰还要重要。我希望你能考虑到这些，另外还有禁闭你的命令，如果你不想过没事干的日子我的话。”

“如果什么事都不能干还不如死了！”

“那么你同意了？”

“我明白了。”

“这很好。”

岛田的脸上恢复了原有的微笑。

“二十一日下午三点，伊二〇六潜水艇从吴出港，目的地是德国，所以你可以乘它去。走时把它们带去。”岛田指着桌上两只手提箱。

“打开看看！”

“好吧。”

关谷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桌边。手提箱淘硬铝制的，很结实，没有上锁。关谷轻轻地打开了箱子，只听得他吃惊地“啊！”了一声，原来箱子里面装满了光芒四射的金条。

“金子？！”

岛田却不动声色地说：

“根据从驻瑞士大使馆获得的情报，由于我国与那些国家没有建立贸易关系，所以在购买水

翕时，只能使用国际通用货币金子，为此要求你必须把它们平安地运到瑞士。两箱共一百公斤左右，是做了许多努力才收集到的。至于购买水银的具体办法，可以请驻当地的大使馆协同工作。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在瑞士各国的间谍机关都已渗入，所以购买水银的秘密一旦泄露，一定会受到阻挠。为此要求你必须严守机密，即使对于已是盟友的德国人来说，也不得向他们泄露我们的目的。”

“我明白了。但是水银买到后，怎样运回国内呢？”

“伊二〇六潜水艇很快就会返回日本，而下次出航将在两个月之后，仍然去德国，如到那时水银已买到，可先运到德国港口，在那里驻柏林大使馆的武官矢部中佐会帮助你。”

“是矢部吗？”关谷两眼顿时闪耀出光辉。

“如果是他协助，那我就放心了。”

“是的，你们在士官学校不是同学吗？”

“是同桌的伙伴，有三年没见面了，”关谷兴致勃勃地说着。“那么，最后再提个问题可以吗？”

“没关系，提吧。”

“命令我做这件工作，是因为前几天的事情吗？”

“也有一点，但主要的还是认为你比较合适。做这种工作，会讲外国语是首要条件，而你会讲德语，所以选择了你。”

“可是最近我基本没用过，讲起来没有信心。”

“从日本到德国需要两个月时间，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把德语复习一下。另外，在伊二〇六潜水艇上有位德国人单独回国，你可以跟他学习德语，减少会话上的障碍。”

“还有个问题。”

“是什么？”

“改穿便服来此报到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掩护你的真正使命。你已被临时任命为驻瑞士大使馆的武官，但因为瑞士没有海军，故改为空军武官。这样一来，你在那里穿便服的日子就比较多了，让你穿便服报到，是为了使你早日习惯。”

“明白了。”

“金条今天运往吴，你也马上出发。”

第一章 伊二〇六潜艇

1

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十五分。

关谷乘坐的伊二〇六潜水艇离开了日本。到达德国要航行一万五千英里，其中昭南港（新加坡）以西全部是敌方的势力范围，随时都会遭到敌潜水艇、海上舰艇和飞机的袭击。

早在伊二〇六潜艇之前，为了沟通日德之间的联系，曾经有几艘潜艇驶往德国，但基本上都失败了。

伊二〇六潜艇的航线是首先经过马来半岛的槟榔屿，然后装上运往德国的奎宁（金鸡纳霜），直奔赤道上的印度洋。

在印度洋上，经由伊二〇五油船补充燃料后又驶向喜望峰冲，在这里由于遇上了暴风的冲击，使甲板损坏了一部分，在使用钢索进行应急

修理后，改向沿着非洲西海岸北进，这时被从亚速尔群岛的美军基地飞来的空中侦察机发现，遭到了敌机的猛烈轰炸，迫使潜艇只好以紧急下潜进行躲避，结果一名信号员战死，调整槽被破坏。最后在西班牙海岸，与德国潜艇会合，并按照德国潜艇的航线，驶向基尔，到达德国军港基尔的时间已是两个月后即五月二十一日。

在港口的入口附近，载有磁性机雷的鱼雷快艇正在扫海，上空有六架防空战斗机护卫。

当关谷走上舰桥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淹没码头的欢迎人群，和那象巨大岩洞似的收容潜水舰的防空船坞的雄姿。那些船坞顶部的混凝土，足有数米之厚。有了它，当发生空袭时，潜艇就可以安然无恙。这使关谷自然地想起了日本军港的情况，就连吴、横须贺和佐世保这样的港口，都没有象样的防空设施，真是令人痛心。

乘务人员开始上岸了，正在等待他们的狂热的人群，顿时响起了“万岁……！”的欢呼声，鲜艳的太阳旗在人们头上挥舞。

关谷站在甲板上，努力地在德国人中搜寻着，力图找到矢部的身影，他想矢部一定会从柏林赶来迎接他的，然而他却一直没有发现这位三年未

见的好友的面孔。

“难道没联络上吗？”

一种不安的预感袭击着关谷，他的脸上立刻笼罩上一层阴影。但是就在这时，关谷突然看到一个日本人，用双手奋力拨开人群，小跑着来到了他跟前。这个戴着眼镜、身材矮小的人气喘吁吁地向关谷问到：

“您是关谷中佐吗？”

关谷点点头。见那人从口袋里拿出身份证一边给关谷看，一边继续说道：

“我是驻柏林大使馆的秘书铃木，是专程来接您的。”

“矢部没来吗？”关谷急切地问道。

“关于矢部武官的事，以后再慢慢地告诉您吧。”

铃木用一种不可推测的口气又说道：

“由于昨天敌人的轰炸，通往柏林的高速公路很多地方都被炸坏了，实际上汽车已不能用。因此只好乘火车。”

铃木看了一下手表，

“去柏林的列车就要到了。”

“是吗？”

关谷看了看正在码头上举行的欢迎仪式。

码头上，穿着华丽盛装的德国女人们，正在向排列整齐的潜艇乘务员们献花。关谷向难为情地捧着鲜花的艇长微笑着挥手告别后，由铃木陪同走向火车站。两只手提箱是公开提着的，虽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只有一只，但由于里面装满了金子，所以非常沉重。

“你知道我到这里来的目的吧？”关谷边走边问道。

“不知道。大使只说让我来接你。”

“那么好吧。”

关谷说着，突然在脑子里响起了要保守机密的指示。

他们快速走出了军港，不一会儿来到了基尔市内。一片被轰炸的惨状立刻呈现在眼前。几乎所有的大楼都已被炸毁，砖瓦石砾堆积成许多小山。

“太惨了！”

关谷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这里还是轻的。”

铃木因箱子太沉，一边喘着气一边用干巴巴的声调说道。显然他已经看惯了这一切。